

“封神”的咸鸭蛋

王干

很多地方有特产,这特产往往会成为这个地方人的绰号。在我的朋友圈里,山东人被戏称为“煎饼”,南京人被戏称为“盐水鸭”……我因在高邮学习工作过七八年时间,来到北京后,一度被朋友戏称为“高邮鸭蛋”。汪曾祺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境遇,不过汪先生是地道的高邮产,我是后来求学到高邮的。

高邮的鸭蛋好吃,知名度如镇江醋、茅台镇酒一样。好吃的高邮鸭蛋,其实是高邮咸鸭蛋。很多人没有吃过没有腌制的高邮鸭蛋,我吃过。

人们每天早晨吃鸡蛋、不吃鸭蛋的原因在于白水煮的鸭蛋有一股腥味,而高邮的鸭蛋尤其腥,味道很不严肃,而腌制过的高邮鸭蛋,味正。高邮处于水网地区,养的麻鸭身上长的花花点点。麻鸭在高邮基本放养在水面上,要自己在水面上或者水面下觅食,而高邮

湖与大运河广阔的水面为麻鸭提供了大量的螺蛳、小鱼小虾等活物,吃了这些活物下的蛋,自然会格外的腥气。

而腌制的高邮鸭蛋则将这些腥味化为神奇的鲜味。汪先生在《端午的鸭蛋》一文中写道:“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

汪先生描述准确,高邮咸鸭蛋确实是别处咸鸭蛋无法比拟的,“发干”“发粉”是我到北方以后才会体会到的,南方的咸鸭蛋倒不至于“发干”“发粉”,但蛋黄不会透明似的红,以至于汪先生能听到油冒出来的声音,“吱”的声响,实在绝妙。

“稼禾尽观”是汪曾祺先生为李一氓先生续的下联。高邮文游台是北宋时期苏东坡、黄庭坚、秦少游等人读书论文学之地,是当地

名胜,也是登高望远的制高点。李一氓先生路过时,题下了“湖天一色”的匾额,汪曾祺先生返乡,当地希望能对上这个。汪先生略加思索,挥笔写下:稼禾尽观。李一氓是从文游台西窗看到浩渺的高邮湖,湖天一色很贴切,汪先生“稼禾尽观”也是绝对,因为由文游台东望,则是广袤的里下河地区,或是麦浪滚滚,或是稻谷飘香。当然,这是汪先生当年返乡看到的景致,如今也高楼林立,稼禾被分割其间了。

汪先生说敲“空头”吃咸鸭蛋,说的是清明后腌制的鸭蛋,好的明前咸鸭蛋是没有空头的。那时候讲究的人家,都要在明前腌制上十来斤鸭蛋,因为明前腌制的鸭蛋,饱满、肥硕,腌出来没有空头。在南方的美食文化中,讲究明前明后,明前茶,珍贵,明前的河豚,鲜美无毒。明前的咸鸭蛋,嫩,没有空头。

我没研究为什么明前腌制的鸭蛋没有空头,而明后的有,只是觉得大概是节令的原因吧,明前的鸭子经过冬天的滋养,生命力旺盛,产的卵也分外饱满有力,过了一段时间慢

慢有些疲惫。我见过最小的鸭蛋,像鹌鹑蛋那么小。

我自己也曾腌制过明前鸭蛋,饱满丰硕,极个别的也会有空头。味道呢,自然更鲜嫩。但没有敲空头那样的“规范动作”,也少了些许乐趣,空头敲在餐桌上的声音,也是很动听悦耳的,而且,没有空头,有时候居然不知道从哪里下筷子是好。

高邮的咸鸭蛋好吃,左邻右舍的竞相模仿,也属正常,何况水面相似,鸭种一样,高下就在毫厘之间。我老家离高邮一百里的水路,父亲一生爱吃会吃,有一次让我带上十斤家乡鸭蛋到高邮去腌制,然后再来高邮我的家品尝,他说,奇了怪了,比在家乡腌的好吃。

这让我想起一件往事,大约是1984年左右,我第一次到南京的金陵饭店,有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记忆犹忘。当时我们去采访的是1948年在高邮当县委书记的杜文白,时任江苏经委领导,因为改革开放他要转向外贸,所以在金陵饭店有办公室。

他是高邮的老领导,自然要带些土特产,首选是高邮咸鸭蛋,但杜老说,带鸭蛋来,我自己腌,放久了不好吃。还在电话里关照了一句:带点土来,南京的土腌的不好吃。

原来如此,里下河地区的鸭子和鸭蛋和高邮没有区别,但土壤黏,不透气,而高邮地势高,土壤润而不黏,腌制的时候可以透气,可以呼吸的鸭蛋是有灵气的。

我们从高邮带着一小口袋土来到金陵饭店,杜老接过塑料袋,居然用食指沾一小块含在嘴里,连说:高邮的土,香啊。

海上钢城

张欣民

脚步匆匆

一把拽开云雾

快,让我看看你

魂牵梦绕的曹妃甸

雄浑壮美的海上钢城

抚摸屹立云端的高炉

飞吻轧钢线上的火龙

听惊涛拍岸扬起的豪迈歌声

喝一杯甜滋滋的淡化海水啊

大海的波涛涌入我的胸中

离开繁华的首都

和温馨的家庭

九十岁首钢华丽转身

在荒凉的海岛上扎根重生

你雄浑壮美揽钢铁雄风

你曾挤在我的图纸上

比较 变幻 竞争

沉默 欢笑 沸腾

灯光下,我们日日夜夜交谈

瞄准世界一流

绿色的工厂如绿色的宝石

镶嵌在祖国的前胸

尊严 华贵 雍容

如今,我已两鬓染霜

你风华正茂,雄健年轻

见证科技进步

李维

少年时我读过一本《少年科技》,书中对一些50年后将会实现的科技进行了展望。当时,只是一心瞻望它的美好,至于眼前这些几乎没影的事情,在遥远将来会不会实现,它们实际上是怎样一番情形,则连想也没想过。一名少儿不懂得也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这样问题,要在漫长的半个世纪之后才能得到答案。

从那时起,50多年过去了,如今鬓已有白丝,左右顾盼,竟然实际地见着了它的答案。

那本前少儿读物里描绘的人类衣着前景,已实现。取自石油矿藏而非农地种植的化纤,解决了人类一直犯愁的衣着问题。性能优异的化纤,不仅给人类带来了不同气候不同场合的穿着,还带来了人们对时尚的追逐。

橡胶制品原料不再依赖橡胶树汁液的割取,读物展望中的石油化工合成材料人造橡胶,解决了包括轮胎这样广大的橡胶制品需求。而当年倍感新颖的塑料制品,今日无处不在。

西红柿树、巨型水果有了。不过,人们对它们存有人工干预的芥蒂,并不喜爱。市场上科技含量少的农产品,反倒成了价高的富人商品。农业大棚技术已普及,蔬菜品种已不随时令,餐桌上反季蔬菜时时可见。

畜牧业的规模化速生养殖以及渔业网箱养殖,如今已成产业。肉鱼之类高蛋白,日常人家已基本餐餐食用,不再如50年前那样,难得摄取一次。

不过,《少年科技》所列中的大鲸牧场没有出现,没有人驾着潜艇去海里牧鲸,成吨地收取所牧鲸群的鲸奶。象猪杂交培育出来的象猪,如今也没有出现。插图里烹饪后巨型盘子中的肘子,据说味道一点也不比家猪差,这一点更无从谈起。

钢筋混凝土技术及电梯的广泛应用,高楼大厦将鳞次栉比。这一展望基本实现。高层建筑,使庞大的人口从干打垒和砖木结构的居室,住进了采光通风合理,有独立卫浴,抽油烟厨房,社区景观考究的居所。

铁路电气化的预期已实现超越。当年,最高时速80公里,冒着黑烟“哼哧、哼哧”运行的蒸汽机车,还是铁路运输的主角。今天,不仅铁路全部电气化,而且实现了高速化,客运运行最高时速达350公里。这一点,那本读物没有预计到。

磁悬浮列车在今天没有多少进展,预期的以原子能为动力的陆上和空中交通运输工具——原子能车辆和飞机,也没有出现在道路上和天空中。展望中,动力电动化为燃料电池方式,而如今,蓄电方式是主流。

水电以外的再生能源已规模化运用,风能、太阳能广泛运用,但,读物中同时谈到的潮汐、海水温差、地热发电的广泛开发利用并没出现。

在通信领域,读物当时展示的是有线视频电话,现在看来,太过保守。而电脑局域网互联网,则目光更为短浅。

那本《少年科技》不知在哪一团火焰中化成灰烬了,或在悠悠岁月里分作了尘泥。这时,我多想它手中在握,有何物如它,堪作这50年伟大进步的纪念呢?



《草夹竹桃》一八八六

大卫·约翰逊(美) 供图 玛咖

一树梧桐老

汪亭

晨起,推开窗,一股凉意入窗袭来,不禁打了个寒战,紧了紧衣领袖口。

看见街道旁,一排梧桐树上青黄相间的叶儿,簌簌地落得正欢;在微风中旖旎翩跹,飘满一地,如花黄。

梧桐喜温,树体高大挺拔,树皮青绿平滑,自古便有梧桐引凤之说,所以又被称为“凤凰木”。草木中,我极爱梧桐。故乡庭院的水井旁就有一棵梧桐树(查阅了一些草木资料,才知其实是泡桐树)。听父亲说,是他年少时栽种的。如今,树高已二十多米,有一人环抱粗了。

每年一到三月,桐花总会突如其来地结上枝头,铺天盖地。淡淡的紫色,串串缕缕的极多,好似密密匝匝的小喇叭,齐齐地向着春天呐喊。夏季的梧桐树,则干粗壮,枝叶茂盛,是乘凉的好地方。午后或者夜晚,家人会搬一张凉床,悠闲惬意地坐在树下聊着农事,拉着家常。

秋冬的梧桐,虽没了春夏的葳蕤绚烂,却另有一番日薄夕暮的人生况味。

黄昏,穿走长长的街道,两排梧桐矗立挺直。日光浓艳,好像丝绸的瀑布泻过稀疏萧条的枝叶,流淌遍地,金黄黄的一片,望不到尽头。仿佛误入了一幅风景油画,自然恬静,意蕴幽美。款款漫步,随意间,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松软的梧桐叶,脚下“咔嚓、咔嚓……”,一路轻吟浅唱,抚摸着我的听觉。这声音,绵软细碎,像一曲经年的琵琶小调,轻缓地弹奏着时光静好,日月流长。

夜晚,倚灯闲读,窗外万籁沉静,唯有潇潇雨,一片片,一声声,滴打着梧桐枯叶,敲击着空寂的屋檐石阶。不觉怀想起儿时在故乡的庭院里,无忧无虑嬉戏玩耍的情景,拾梧叶,盖蚂蚁窝,捉蟋蟀,那般的纯真可爱。恍惚一觉初醒,便已长大成人,定居他乡。

而今,在这如水的夜里,临窗听雨,望着萧瑟凄清的梧桐树,毫无遮掩地老去,心境恰似“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

梧桐,梧桐,冬老春生,一岁一枯荣;待到来年三月天,枝繁叶茂,依旧笑春风。可烟火尘世的我们,只能行走在岁月的单行道上。人生不能轮回,需当一步一珍惜。



《春绮图》

作者为明代画家顾懿德,生卒年月不详,明末松江派画家,字原之,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人物、花鸟兼工,尤以山水最具特色。初承顾正谊家传熏染,后受董其昌影响,在书画理论和技法上与董趣味相投。仿王蒙,行笔秀洁,也画大士像。董其昌及陈继儒颇为赏识,两人曾在其一幅画上留墨题跋评语。

供图·配文 络因

想到“人生如棋局”

这么晚了父母没理由让他在外独自逍遥。

又看到三四十岁的棋手我有些意外。这里几近风雨无阻围聚下棋的场景,屈指算来已经持续了差不多20年,下棋的人,在我的眼里,也一个个长成了老年模样。这之前,我有时会想,大概等这一茬爱好者逐渐跟随岁月散去,这幅风景也会随之消失——很多年里我难得见到年轻人加入他们。

没想到在电玩游戏膨胀手如扳钳之队伍当下,条件简陋却耗时烧脑的脑力运动后继有人,更意外的是——我细看了一会儿——那个少年竟然是在认真看大人下棋。

经年习惯宅家、更加孤陋寡闻,在我了解的范围内,现在很少有年轻人热衷下棋,往更年少的新生代推,偶或还有学围棋以期训练智力的,学象棋的,我以为可以用寥寥无几来陈述。想到做题车间接受规训的学子随处可见,老派的我比较难以理解这种局面:比起智力发育成长,或者应对变化的环境,家长们何以会青睐逐客呢?按我的认知,下棋比习题积累,不仅是智力拓展,而且就对对手、对事等的认知、判识来说,相去远超云泥之距。

这是看见小同学观棋生出来的遐思,附

带着,脑海里也浮出了自己以前的经历。

我的象棋入门,就是在这样的观棋中达成的。上小学的时候,我家与一下棋者聚集地挨着,因为没什么娱乐活动——彼时别说电视连收音机都很罕见,放学以后,这些下了班的爷们儿也不回家,而是聚此拼杀智力,不少人晚饭后再继续来,下棋、观棋到后半夜。大概这些文化不高的叔叔伯伯修养也一般,观棋不语是没影儿的事儿,倒是经常为一两步棋高声大噪地狂吵一气。我架不住诱惑,时常去看他们吵闹。结果,在不吵闹的时候,看着棋盘学会了马走日、象走田之类的术语,很早就自学成才了。因之,棋艺虽不好,但对棋局延伸的味道有些体会。

回到前面的话题,撇开下棋是否真的对智力成长有益不说,下棋,如果真用心去思考的话,的确对人生旅途有很大帮助。比如,在谋取胜利的路上,不仅每一步都要思考,而且还要推演接下来的很多步。光寻思自己的阴谋是不够的,还得把“敌人”的阳谋纳入判断系统,也就是说,您得把对手想得更聪明才有机会取胜,那种自以为无所不知的思维,多半都会失利。

或曰:自私自利的人下不好棋。对错误诸君可以去探验。再拓展一下,走出有胜负的棋局,将此比之于人生,倘若不以世俗的“成功”为坐标,俺觉得此话有理。试想,但凡考虑他者先,人生定然会减少很多“郁闷”不是?

诚然,现实的生活,多变的人生,固然不是简单的逻辑(算路)应对,但棋盘中的思维方式,比之感性、直觉的情绪反应显然是更优化的选择。即使是在前路迷茫时刻,我们在棋局中也可以收获有意义的指南,比如更有代表性的围棋。因为算路有限,您不得不落下发展未知的子,以试探博弈者的“应手”;不仅是人,环境、市场甚至科研路途的变化等,都可以借助这样的模式。

有道是“人生如棋局”,我喜欢这样的说法。这种比拟,不是“人生如戏”之类的拥趸能够明白的吧?

好啦,看到一个观棋的小同学就想那么多,有点夸张了。不过,既然行文至此,我还是要提个建议:家长,抑或是其他好为人师的教育者,不管会不会下棋,都推敲一下“人生如棋局”的意味,别让整个脑子都被“习题答案”霸占了。

